

# 第一章

## 爱是什么

### 一 丘比特的金箭

爱是什么？这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世上男女说不完的话题。我相信在 21 世纪的中国，它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无法穷尽的话题。

爱的学问果真如此深邃而神秘吗？

传说丘比特 Cupido 的金箭只要射到青年男女心上，这一对青年就会产生爱情。为什么要射到心上而不是别的部位呢？这也许是“心心相印”吧。作为有灵性有情感的人，已经开化了的文明的人，男女双方都敞开心扉，两性关系的主导方面是双方心灵的碰撞与融合，而不仅仅是快感的满足，即肉体的接触与厮磨。

“爱”在古代汉语中最初的意思只是性爱、性交。《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高诱注：“爱，犹通也。”可见“相爱”在古代仅指私通、通奸的身体行为，后来才渐渐引申出爱情、心意相通的感情因素。

在日本的《古事记》、印度的《梨俱吠陀》和中国古代一些传说

中都生动地说明了男女婚配的起源是从“性(性欲、性交)的主题潜进、深入到‘爱(情谊、情爱)的主题。即《梨俱吠陀》所描述的阎摩与闺蜜兄妹二神性交与情爱的先后次序，“请丈夫进入妻子的身体来‘到‘将你的心意放在我这心意里”也就是从“身体的进入”潜进到“心意的进入”。

中国明代佚名小说《痴婆子传》也引述了类似的远古传说：

上古鸿蒙之世，虽男女两分而并生营窟巢穴之间，木叶为衣而蔽严寒，然炎暑，料亦并木叶而去之，裸体往来，恬无愧怍。见此凸彼凹，宛然异形。而男之凸者从阳气转旋时，当不觉血足神旺，而凸者刚劲，或妇以其凹者过其前相值，而凸投其凹，彼实讶此之独无凸，而不知此一投也，实开万古生生不息之门。无边造化 情欲之根 恩爱之萌也。

这个传说的特点是把印度的“丈夫进入妻子的身体”直截了当地简化为“凸凹”——男根插入阴道之说，诠释了上古人类的性爱行为。而此“凸凹”乃“情欲之根 恩爱之萌”并因此繁殖后代“生生不息”。性(情欲之根)爱(恩爱之萌)与生殖(生生不息)三个主题依次紧密连接，形成了有序的链条；而女性神圣的阴道“实开万古生生不息之门”。这便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根本原因。

性与爱有先后潜进的顺序，但在“凸凹”接合后，性与爱就浑然一体了。西方一些学者硬要把二者截然分开来，说爱是“情感心理学”的课题 性是“生物化学”的课题 爱是一种“愿望”(desire) 性是一种“冲动”(urge)；性不依赖于爱而存在，爱也不依赖于性而存在。(参见瑞克 T. Reik 《论爱与淫欲》)但在实际上男女之间的性与爱常常是混合而模糊的。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两性的性与爱发生了错位现象，由几千年前从身体进入逐渐蜕变为从心意进入；感情的融入与契合成了现代人恋爱、婚姻、家庭和谐与幸福的重要条件。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

都从心意进入与否拉开了现代性文化引人瞩目的一幕。应该承认，这是人类婚恋史的一大进化。

心——心灵 是一个复杂的载体 是形而上的世界 它包含着人的精神、情感、趣味、情绪 甚至于思想、理念。所谓“心心相印”、“灵魂沟通”，是指男女双方在形而上这个领域达到了相互交融与渗透的境地。但是能达到这个境地的毕竟是少数 因为人心并不相通 更不必说相印了。

男女恋爱 尤其是初恋 都渴望得到纯爱——纯正的爱情，男女双方都自觉地摒弃了门第、财富、职业、体质等各种差异 没有利害权衡 只是为了渴饮爱河而走到一起 他们相信河的彼岸是永恒。

但这是爱情的乌托邦，是“虚幻的爱情”——“虚幻的爱情几乎不会成为问题；真正行不通的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爱情”。美国学者威廉·格拉瑟 W. Glasser 如是说。不错，男人的金钱、地位 女人的容貌、贞操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爱情”至于种种“海誓山盟”都是“虚幻”的。（《选择自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因为爱情不纯粹是精神的，在现实生活中它还要受物质的支配。焦大不敢去爱林妹妹 反之 林妹妹也绝不会嫁给焦大。一个腰缠万贯的大亨怎么可能去爱上一个捡垃圾的女丐？这之间横亘着等级、门第、文化、财富等诸多差别。如果因此说爱是世俗的 我相信 21 世纪多数务实的中国男女青年是可以接受的。

威廉·格拉瑟还断言，“脆弱的爱情更多地建立在荷尔蒙的基础上 而非自由自在的分享上 因而不会长久”。他提出了处理爱情问题的“选择规律”与“外部控制心理”两种方法。所谓“选择规律”，就是恋爱双方都在自我选择中分享到快乐和甜美而不想去控制对方或控制未来；“外部控制心理”则不满足于分享 而是想方设法去控制对方、改变对方 结局是爱情的不和谐 甚至于结束。

威廉·格拉瑟举了 28 岁的蒂娜与 30 岁的凯文的恋爱故事。蒂娜是高中的戏剧教师，晚上常在社区业余公演戏剧。凯文就要被升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他对体育很感兴趣。他们相爱已经两年 性

生活谐调，各方面都能相容。但是令蒂娜困惑的是，凯文希望维持现状，不愿意结婚。蒂娜说：“他知道我想嫁给他，他知道我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男人。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他可以等待，他可以等十年，也许更长，但我不能……他可以等，仍能拥有一个家庭。”蒂娜感到痛苦，“我需要他但我并不拥有他……我认为如果我们结了婚，我就会觉得对他有把握了。”“拥有”、“把握”一类话语就是一种希图“外部控制心理”的反映，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威廉·格拉瑟认为蒂娜只有采用“选择规律”才是明智的。“这就是选择规律——决定权在你。他知道你的感受，你已经向他表明了。如果他很爱你，你不再烦扰他，比以前跟他更亲近，也许会奏效。你越撇嘴表示不快，你越试图强迫他，他就越会感到疑惑，我不敢确定我想娶一个试图控制我的女人。向他表明你能控制你自己。他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他处理不好，他就是不爱你。如果他很软弱，你可以强把他推向婚姻，但那无论如何都行不通。也许会维持到你们有了一个或两个孩子，由你一个人抚养长大。”（《选择自由》）

这个实证性材料无非想说明“外部控制心理”的脆弱性与不可靠性；但它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女子在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被动与无奈吗？这种被称为“虚幻的爱情”，又是谁的责任呢？

20世纪后20年，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专家有主张永恒的爱，有承认瞬间的爱；有主张一元的爱，有认同多元的爱。这说明关于爱的时间长度与横向辐射，专家们的意见并不很一致。爱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依然是困扰当今权势者们进行新纪元伦理道德规范的一大难题。

爱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说明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许多人都多少尝受到了爱的甜美。但是纯情的爱离我们每一个人还很远很远，它是那么扑朔迷离，使多少在封闭中生活的中国人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

当一对恋人热情地拥抱接吻，彼此在传递着“我爱你”、“我用心拥抱你”一类绵绵絮语的时候，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在吐露爱的衷肠，

是一种纯真自然的呢喃；但是我也承认每一对恋人未必都如此纯情，而不是性欲冲动玩弄的一场“爱的游戏”。

当代中国都市青年女子对于爱情也有多种选择。像蒂娜那样只停留在性爱而不能建立家庭却反转过来被批评为企图“外部控制”男人的现象仍然普通存在。这类女子固守着传统的道德，对爱情持审慎的、理性的态度。她们渴望得到异性的爱，但不感情用事，希望组建家庭后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同维持一个美满的家庭。即使面对新世纪全球化新概念，固执地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也不会是少数，她们要求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爱情，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家庭。

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认为：“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乃至分裂的原因之一”。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爱情观、价值观有着明显的差异。“男人觉得他们在生活的某段时间可以成为热情的情人，但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情人’；他们在最心荡神移时也不会完全退让，即使跪在情妇面前，他们也仍想占有她，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依旧是主权的主体；被爱的女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价值。他们希望把她并入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希望把生存完全浪费在她身上”。

从感情的融合到肉身的接触，男人以其强健的身体、个性的风度、财富、智慧和社会地位等优越条件渐进为主宰的主体；女人则自觉地把自己降到屈从的地位。她说：“能主宰我的他，终于来到了我的身旁。”所以波伏娃认为，“当女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她的偶像时，她希望他既占有她自己，又占有她代表的世界。……少女梦想自己被以男人的眼光去观察，而女人正是根据男人的眼光认为自己终于发现了自己”。

德国哲学家尼采(F. Nietzsche)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更是尖锐地指出：

爱情这个简单字眼，对男女实际上表示了两种不同的意思。

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奉献。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惟一拥有的信仰。至于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那么他想得到的是来自她的爱；因而他对自己的感情要求同他对女人的感情要求远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些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欲望，我敢保证，他们保准不是男人。

如果波伏娃、尼采所说的并非夸饰之词，那么两性之间的爱情从精神潜进到肉体之后，中国的少女们是否也会觉得自己已经从属于某个男人，并且将整个身心奉献给她相爱的那个男人呢？考察中国婚姻史，中国女人与外国女人一样，都循了这条路，世世代代走下去。由于注入的习俗的偏见，她们从小就认定将来要委身于某一个男人。所以即使是自由恋爱，在她选择了某个可意的郎君以后，就会把那郎君视为她不可能与之平等的“超人”。从此，她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贤妻良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性的觉醒开始对这种“无条件奉献”提出了质疑。她们不承认在爱情生活中男人必然是主宰的主体，而女人必须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许多开放型的女性给自己设计了一道“迷人的女人味儿”的风景线，她们力求重新成为独立的女人，获得超越性。“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波伏娃语）

经济权是女人获得独立性与超越性的根本保障。等量的经济收入意味着妻子在家庭中可以取得与丈夫相对平等的地位，使她在情感与性爱上既可以表现得被动，也可以表现得主动。进入新世纪，一些有作为的、报酬丰厚的年轻女子，已经不卑不亢地展现了她的靓丽的女性风采。

一些开放型的女子，由于受“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她们同

异性谈情说爱 并不是为了结婚和组建家庭 而是把交友做爱作为一种消遣与娱乐，工作之余去享受女性可以享受到的官能刺激。她们不想改变自己的‘性别意识’。‘女性化’的女人在把自己变成猎物的同时 也想用自己的肉体被动性去降服男人 她在顺从地变成猎物的同时 也在忙于激起他的欲望 以此为手段将他捕入罗网 把他束缚住。（波伏娃语）这是开放型女子在性爱领域所要争取的平等权。“降服男人”成了关键词。在我所接触的文化程度较高并有相当丰厚工资收入的青年或中年女子中 持这种想法的虽没有这么明朗 却为数不少坚持着只恋爱不结婚，而且恋爱不可妨碍自己的独立与自由。

当然也还有一些玩世不恭的女性，她们对现实社会以及男人们失去了应有的信任，在社交场合极尽逢场做戏之能事。她们多少带有疯狂性与盲动性 先后同若干个男人做爱 冒险地玩味着‘爱的乐园’、‘性的云游’朝秦暮楚 乐此不疲。她们以“前卫意识”蔑视传统的和现代的道德，主张男女平等地分享性的自由。

现代化意味着文明与进步，现代化有时也意味着堕落与罪恶。就说男女间的情爱吧，它原本是人类正常的情感与肉体的自然欲望的宣泄 正如鲁迅所说 男女有了性交 人类才得以繁衍生息。但是现在却搅乱了多少人的头脑 把多少人拉出了行为轨道之外 引发了多少人间悲剧。

时下形容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竞争，而竞争的焦点是金钱。金钱，说得冠冕堂皇一点，物质，成了男女性交往的中枢。我们从卡拉 OK 厅得到的信息 男子对女性美的欣赏以及女子接受男子的性要求 都被物化、商品化了。美的意念、美的鉴赏正在变形 两性间那道靓丽的风景被污染、被亵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都充斥着风流男女庸俗的市侩文化 两性间的性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关系 他们交换着各自的‘人格商品’ 期望公平交易。

某个男子寻花问柳 靠的是他钱夹子里的几张钞票 以及一辆豪华小汽车。他驾车带着女人到郊外冶游 到旅馆包房间 吃海鲜 尽

量满足女人的虚荣心。那个女子暗度陈仓，此时想的是：“我可以利用他的什么呢？”……这对风流男女巫山云雨时，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滑稽的交换、授受、买卖和消费。当然，权衡的结果，还是那个男子占了很大的便宜，但那女子似乎也很满意了，连声说“谢谢”。

爱是没有的，自尊、自爱与廉耻感也是没有的。后现代的人把这说成是“聪明的爱”、“浪漫的爱”。

当然，爱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人文关怀。

爱的狂飙在精神和物欲的海洋里，给人以身心的愉悦与明丽的色彩；但稍不留心也会遭到风暴的袭击与吞没。不要忘了，爱的酷性有时也会使你感到尴尬，甚至给你带来痛苦与灾难。一味地咏唱“甜蜜蜜”的情歌是不现实、不理智的。

唐代诗人李白在《妾薄命》一诗中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说明青春女子以色事人是不得好的，不能持久的。“色衰而爱弛”我们的古人早就懂得此番道理。

我因此常给那些如痴如醉、亦癫亦狂的恋者诉说爱的蜕变、爱的虚妄；我也企盼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能给那些热恋的情侣们一片纯爱的净土、纯爱的蓝天……

美国学者安东尼·华尔士（A. Walsh）在《爱的科学》（团结出版社 1999 年版）一书中说：“当我们献身于爱，我们并不会失去自我，反而能发现一个包容更大、更美丽和更完整地享有的自我。爱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自我得以向各方面以各种形式发展，使自我和令人可爱的特征得以恰当地螺旋式上升，从而使自我变得更可爱。当相互拥抱的一对恋人耳语，说他们极为需要时，这既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事实，又是一种富有激情的梦幻，因为他们正以全部的情感力量，来对费去一百万年的进化才能有的这种感觉作出反应。爱也会有痛苦和悲伤，因为激情之爱是会使人很容易受到伤害的。我们虽然会背上爱所铸就的沉重的十字架，但我们仍会以此为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茫茫宇宙中惟一能懂得爱的意义和爱的快乐的生物。”

你享受了爱的快乐并真正懂得了爱与被爱的意义了吗？

## 二 爱是人的生理心理体验

我在本书中所解析的“爱”不是通常世俗所说的广义的爱——爱人类 爱祖国 爱同胞 爱父母 爱兄弟姐妹 爱大自然 爱我所爱……不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泛爱众而亲仁”）我所说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

据语言学家说 英文 Love 一词起源于卢巴语（Luba）它是一种约一万四千年前诺斯特拉提克（Nostratic）的用语 表示口渴、饥渴之意，说明远古时代爱与饥渴之间就已经形成内在的呼应关系。（参见〔美〕琳·马古利斯，L. Margulis 多雷昂·萨甘，D. Sagan 合著《神秘的舞蹈——人类性行为的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爱是来自于灵魂还是来自于肉体？换一个说法，爱是心理体验还是生理体验 所谓“饥渴”是精神的饥渴还是肉身的饥渴？

按现代叙事话语，爱是两性之间精神的相互依恋纠缠在身体的相融之中，也可以说 两性的任何一方 在身体欲望的沉溺与释放中摸索着精神的欢愉。爱 不是人生欲望的重负与累赘 能够在自然人生欲望中领略爱的真谛，是很美的人生。

自古以来，围绕着两性间的性爱所包容的关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梳理与评析。

一、性爱、性交只有依赖于灵魂的支配去获取欢乐 才是人性的美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krates）把女人的身体分为“邪恶、淫荡”和“美德、美好”两类。前者 邪恶而淫荡的女子 身体丰盈而轻逸，男人无须经过灵魂的过滤就可以获得性爱的享受。男人容易沉迷于这类女人的肉身。后者 有美德的女子的身体辛劳而沉重 男

人在灵魂导引下从这类女人所获得的幸福虽说沉重却可能趋于永恒。在“邪恶的幸福”与“美德的幸福”二者之间，苏格拉底向他的弟子们指示的是后者，即选择了沉重。

翻译苏格拉底伦理言语织体：灵魂的纯洁、高尚是性爱获得永恒与幸福的保障，他排斥了两性间突然迸发的自然的生理欲望。但是，如此沉重的、理性化的性爱能开出艳丽、多彩的花朵吗？

爱虽说是严肃的却也是轻松的，经过灵魂过滤的爱同样可以充满诗情画意而不必戴着沉重的道德锁链。譬如，一对恋人通过传递情书、情诗、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在夜晚幽会、散步、或走进卡拉OK厅唱歌跳舞……哪怕是传送一个眼神、一个轻吻、荡漾在她（他）心中的将是一层层微澜，一圈圈涟漪。“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 是燕 / 在梁间呢喃 / 你是爱 / 是暖 / 是希望 / 你是人间四月天……你是爱情的醍醐 / 是生命的醴泉……”热烈的爱、真诚的爱成了这对恋人心灵沟通与融合的符号，他们爱得甜美、不苦不累。他们忘记了苏格拉底的说教。

美国学者安东尼·华尔士认为，男女间激情之爱，是一种紧张、兴奋的情感状态，是由于恋爱双方相互吸引、相互刺激所造成的。这是人类所体验到的一切情感中最强烈、最美好、最恒久的一种情感。当它在恋者身心发酵时，他（她）的认知力就会有重大的改变，一切事情将围绕所爱的人而转动，除了他（她）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果爱得到了回报，就像那位紫罗兰似的女子接受了“我”的爱一样，整个世界就变得更美了。性爱的愉悦“会使我们感到更加自信、更加争强好胜、更有魅力、更有希望、更能干和更乐观。我们会感到周身有使不完的劲……”（《爱的科学》）

根据西方一些心理分析资料，说明爱与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性交的不成功或不圆满，在通常的情况下，并非是男方或女方存在着性功能障碍，而是由于彼此没有关爱的支撑和灵魂的融合。那种与爱对象的疏远、隔膜、恐惧，乃至抵触、厌恶的情绪，往往隐蔽在很难被发觉的最深层的思维之中，这就不可能使一个人以正常的心态

将自己的爱献给对方，也不可能使对方在肉体接触时相信此刻发生的性关系必然是一位自己可以信赖与接受的伴侣。

一位 30 岁的女子说：“我结婚五年了 和他 丈夫 的房事 从来没有快感，我只是尽了做妻子的义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婚姻是介绍的 我并不爱他。我不承认自己是性冷者 我丈夫常常这样责备我。去年秋天，我和大学时期初恋的情人在 ××市重逢 我们只相爱一次，却使我浑身通泰，那种舒爽销魂的感觉，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这说明 只有彼此是能爱与被爱的情侣 才可能体验到爱是走向肉身通泰的桥梁。

二、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 认为性交是肉身的厮磨 无须灵魂的导引。男女之间做爱 纯粹是来自自然的、动物性本能的原欲 它所宣泄的是回归了自然的人的本真 就像口渴要喝水、饥饿要吃饭一样。如果做爱还要靠‘美德’一类伦理观念或‘责任’一类道德教条来维持与约束，肉身就显得格外沉重了。

米兰·昆德拉 M. Kundera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主张切断身体与灵魂的联系，仅仅从身体感觉去理解身体——“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 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抚肉体 肉体那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突然展现出来。”米兰·昆德拉在论述不依赖于灵魂而获得性欲欢乐的身体原则时，说了一段塔美娜的故事：

塔美娜的性生活一直都是被爱所占有的，于是附带而来的便是戏剧性的、负责的、严肃的成分，这些都是烦扰着塔美娜的东西。跟一群孩子在这里，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终于使性又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为肉欲而肉欲。……性终于脱离了与爱的紧密关系，变成了像天使般单纯的快乐。

塔美娜终于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享受，那无法想象和无法记忆的灵魂，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她而去了”。

同样 玛吉达也是在无爱之欲中迷醉自己的肉身：“在一种悚然的快意之下 她驱逐了那受了伤的、戒惧有加的灵魂 而变得只剩下肉身，一个没有过去和记忆的肉身，如此这般就变得更易接纳了。……她第一次以她所有的感官——为她自己 为她的肉身 为她的皮肤——来欣赏自己的肉身 她被这突然发现的肉欲之情所陶醉了。”米兰·昆德拉的肉身脱离灵魂、为肉欲而肉欲的极端享乐主义的新思维 是对苏格拉底等先辈们的反叛——一种后现代理论对前辈的颠覆。

爱情是一种受到过高估计的情感，人们对它寄予了过多的期望。在现实生活中 也许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 如痴如醉的爱 让人们觉得爱的很苦很累，因此去寻求离开灵魂只求感官刺激的原欲宣泄？也许是由于人们经不起在伦理道德框架下婚姻、家庭的禁锢而转向了无拘无束的性自由？不管怎么说，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肉体，有权利要求在性舞蹈上自由地表演。“除了肉体激情之外，两性之间可能别无任何心灵联系（《神秘的舞蹈》）”

后现代一个新鲜的命题 只能做爱 不能共眠。做爱与同床共眠是两回事。

萨宾娜只喜欢同男友做爱而决不留他过夜，尽管她公寓里有一张很大的床。

一般说来 女人做爱之后更喜欢同她的性伙伴同床共眠 在绵绵情语中入睡 因为女人需要温存。相比之下 只想做爱而不喜欢同女人过夜的男人倒要多些。

那么 怎么理解‘萨宾娜现象’呢？

生理的原因。萨宾娜认为，男女双方在翻云覆雨得到性满足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如果做爱过后还要同性伙伴睡在一张床上 不仅显得多余 而且浑身躁热 不停地淌汗 翻来覆去反而无法入睡。

伦理的原因。做爱是生理现象 属感官享受 纯系身体欲望的自然宣泄。同床共眠则是做爱双方以爱情扭结起来的情愫，它意味着彼此身心的融合。传统的伦理道德把做爱的夫妻强制着同床共眠，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家族意识以及财产共有的意识。现在萨宾娜与男

人做爱并非夫妻关系，倘若把感官享受与身心融合用伦理手段强硬地牵扯在一起，反倒破坏了此前在性高潮时所获得的快感的乐趣了。

后现代的观念还认为，人的身体欲望的对象不必局限于某一个人，只要把做爱与共眠剥离，男人可以对若干女人有身体欲望，女人也可以对若干男人有身体欲望。而相濡以沫，同床共眠，只能把他（她）的欲望对象规定为惟一的这一个，即不能再去享受他人的性欲快感。做爱与共眠分离是走向性自由、性解放的必然。（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琼·休斯顿（J. Houston）描写了一个懂得享乐的后现代女子。这天傍晚，纽约市下雨，她驾车在新泽西城一带转悠，忽然在圣彼得学院门前发现一个肌肉健壮的男人。他东张西望，浑身被雨淋透。“嘿，你上哪儿？”她打开车窗招呼着，让他上了车。她对捕捉到的这个“猎物”很满意。据说这是一位研究人类学的教授。“你是不是带着保险套外出的男人？”她在调情。车开到了教授的寓所。教授也是独身主义者，他们有许多共同通之处。围坐在小壁炉旁，啜饮葡萄酒、闲聊天，很是惬意。她用小手指轻敲着玻璃杯——这是妓女最常用的一个手势，意思是“我们开始吧”。

美国男人在性方面是勤奋的学生，他们害怕受到性伙伴的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十足的思想家。

雨敲打着窗户，炉火静静地燃烧，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做爱的声音、做爱分泌的气味，这大概是人间最完美的图像，女性之花神秘地张开，女人的感觉在激荡中飞翔，这便是女人的自由之光、享乐之光。

是啊，我是一个贪心的女人，绝不会放过每一个抚爱的细节，因为抚爱也是用时间来计算的。

这位女子在得到性高潮的满足之后，迅速穿好衣裳。她同样不和性伙伴同床共眠。

教授大惑不解 问道：“我还没请教你的名字呢！”

“我从来不和同一个男人两次上床，这是我个人的风格。”

“你疯了！”

这位女子坐在车里喃喃自语：“我身上沾满了每一个陌生男人给我带来的奇异的气息；在男女情爱之中，因为女人被动而主宰着神秘感。”（〔美〕约翰·史蒂芬 J. Stephen 《真相——文明时尚与性情阴影》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后现代的性学理论及其提供的标本 强调性爱的本原意义 它反叛道德的束缚和法律的约束 以为‘出手得卢’的性爱 才使人感到生命的充实与快乐。当男女双方贪婪地做爱时，随着彼此紧紧抱合并深深嵌入肉体的疯狂起伏与撞击而来的激情和愉悦，他们在这个时刻会完全忘掉世间的烦恼，也不去考虑行为的后果。正如上述那位女子 她自认为她的性享乐是一种‘戏弄生活的方式’因为她被公司解雇了，“生活已经失去了保护”。她的享乐其实是发泄。

法国作家福楼拜 Flaubert 在小说《布法和贝居榭》中对孔雀的交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一阵疾风吹起了帘子 他俩看见一对孔雀。雌的呆立不动 两腿弯曲 屁股朝天 雄的围着她绕圈子 挺胸 开屏 发出咕咕的叫声 然后扑喇喇地跳了上去 羽毛铺开像个摇篮 将雌的罩得严严实实 接着两只大鸟便发出一阵颤栗。”这一情景叙述说明：孔雀交尾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但这过程不仅是短促的，而且也不是从灵魂到肉体的过渡或升华，它只是性欲发动一亢奋一宣泄的过程。它无需‘我爱你’、‘我们长伴相随’一类的唠叨 无需感情的发酵。

后现代的人所追求的原欲快感，在做爱的全过程应该说与动物（如上举之孔雀 是没有两样的。但人类与畜类的区别 是在做爱之前与做爱之后。

做爱之前，有别于禽兽在于人的多元的复杂的情感基因。如果是未婚者 男的要了解女方的容貌、思想、性格与情趣 以及有无隐藏在身后的第三者 女的要了解男方的脾气、嗜好、职业、经济收入等状

况 甚至于要了解男方性行为与性能力。如果是已婚者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在偷情之前都要考虑暗度陈仓会不会败露，并因此造成双方的家庭危机。一般说来 即使是性欲旺盛者 也不会随意地、迅速地同没有情愫的陌生异性上床解衣裹裙 除非他 她 另怀有私利的动机。

孔雀交媾之后 雄的跳下来 梳理羽毛，一走了之 雌的站起掸掉翅羽上的尘土，啄食去了。人就不能这般无牵无挂。男的（无论未婚或已婚 如果想与女方继续保持关系 就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供女方消费。女的（无论未婚或已婚）忧虑更多一些。如未婚少女在献出自己的处女膜之后 担心男的会不会抛弃她 已婚女子红杏出墙之后，担心会不会在性高潮时受孕，因为女人婚外受孕的几率很高，一旦有孕怎么向老公交代……

有人说 爱得聪明才是懂得爱。我想补充的是 爱得真诚才是懂得爱。既聪明又真诚，给爱赋予了美的光泽。美是情人射出的一支箭——“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 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 也不作暴烈的醉人的进攻 这种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 它是那种渐进渗透的美 人几乎不知不觉地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 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 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 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 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憧憬。”（《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

正是这种“渐进渗透的美”把两性之间的灵与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相互吸引 互为表里。但愿这种美的芬芳“久留我们心中”让有情人共同走进“充满憧憬”又是春光明媚的爱的天地。

### 三 爱是双向选择

爱是感情的契合 爱又是利害的权衡。爱既是圣洁的 又是世俗的。所谓爱的“双向选择”是男女双方按照各自的准则与要求去选

择可意的对象。

选择遵循着自主的、公平的原则；任何一方破坏这项原则，爱的本意就被颠覆了。

选择通常是从人的外部形象开始的。当少男少女恋爱初期还无法了解对方的思想、性格、习惯、嗜好及其心灵世界时，作为初次接触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譬如一位身高 1.70 米的少女，很难和身高 1.55 米的小伙子结为伴侣，反之，一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也不会去找一个身材肥胖臃肿的女孩子。相貌、身材的选择成了当代青年男女择偶的首要标准。用现在时尚的话说，男子要长得“帅”、“酷”，少女要长得“甜”、“媚”。

当然，对人的形体的壮美或秀美，即每个人的审美情趣、意向与选择，很难有一个共同衡量的尺码，它要受民族习尚、文化素养和审美心理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有一个被当今世俗社会和观念文化所认同的原则和标准。

理想的男子所显示的是力量，它包括身体的力量和财富的力量。他健壮、魁梧，精力充沛，有阳刚之美，同时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未来组建家庭时可靠的物质保证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一书中认为，身体强壮、精力旺盛的男人，有着一一种“能够给女性以快乐”的本领，这种“本领”，乃是“他所以受到妇女爱慕和珍视的真正的原因”。但这也还要男人具有比较丰厚的经济收入作为后盾。

男人对女人的选择显得简单些，即一元选择：容貌。大卫·休谟说：“最常见的一种爱，就是首先由美貌发生，随后扩展到好感和肉体欲望上去的那种爱。”这就是男人对女人产生爱情的生理心理推进程序。

女人的“美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整合的样板。“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他认为眼前的恋人是“西施”，他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当然，这也有众人所认可的世俗观念。譬如理想的中国女子应该是身高 1.60—1.70 米，长得婉丽、妩媚，丰乳、细腰，有洁白的皮

肤，修长的腿，整个身姿蕴蓄着阴柔之美，像春天的花草那样“青翠欲滴”、“柔姿幽韵”。她的身影给男人留下难以挥去的风致。

记不清是哪本书上说过：“我爱上她，她是个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的女人，她有一张圣洁的脸，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叫迷人的女人味儿？我会告诉他：请看一眼我的情人的笑脸，听一下她银铃般的笑声，你就明白了！”

对于女性容貌、身材等外部特征的选择与挑剔，是男性社会话语的织体。几个男人凑在一起，总是喜欢对某小姐的姿色、身段、衣着和韵味品头论足。他们心中的“女人味儿”，是姣好的容貌，轻柔的身姿，娇娆可人的妩媚，还有女人潜在的文化素养。

人们常用“白雪公主”“巫山神女”来形容好女人，这未免太表象化了。好女人其实是一季春光，一片内涵深邃的园林。男人们很容易被她那静谧的一片葱绿所迷醉，感受着女人的温存和女人的吐气如兰，在园林里流连忘返。这时他会领悟到和好女人相会是件令人轻松愉快的事，它使人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眼前只有郁郁葱葱的绿。好女人不仅因为她有美丽的脸蛋和诱人的胴体，还在于她给男人创造了一个神秘清幽的幻境，一种舒心闲适的氛围，一副宽容可亲的心态。同好女人相处，男人不再那么势利、庸俗，他变得豁达、开朗，在事业上也更有作了。法国作家朱伊 Jouy 说得好：“如果没有女人，在我们生命的起点将失去扶持的力量，中年失去欢乐，老年失去慰藉。”（转引自〔德〕叔本华，A. Schopenhauer《爱与生的苦恼·论女人》）

女性美貌的发现与夸饰，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早有描述。《诗经》里的《卫风·硕人》形容了贵夫人的容貌、姿色和媚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柔嫩的手臂写起，白皙的肌肤，灵秀的颈项，整齐的牙齿，方正的额头，细长的眉毛，到妩媚的一笑和传情眼神，生动地勾画了这位贵夫人的姣好外貌。

此外，曹植的《洛神赋》堪称是描写女性美的名篇。